

云南

彝学研究

THE STUDIES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YUNNAN

第

4

辑

云南民族学会彝学专业委员会 编

FIRST 4

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THE STUDIES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YUNNAN

云南

彝学研究

云南民族学会彝学专业委员会 编

主 编：马立三

副主编：普学旺 左玉堂 张仲仁

第

4

辑

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FIRST 4

责任编辑：陈立民 马 非

装帧设计：老 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南彝学研究. 第4集/马立三主编. —北京：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，2006.5

ISBN 7-80069-724-X

I. 云... II. 马... III. 彝族—民族学—云南省—文集 IV. X281.7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8727 号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8.625 字数：465 千

印数：0001—1000 册 定价：60.00 元

目 录

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——古夷人 … 戈隆阿弘(1)	
从彝文古籍记载看中华远古文明的老根子	
..... 陈 英(22)	
蒙舍诏在蒙舍川的崛起	罗永贵(30)
南诏的社会性质是封建制	陈国珍(37)
红河彝族支系及其历史源流略考	龙保贵(64)
丘北“僰人”辩	李学海(86)
羁縻漫议	朴 律(94)
巍山彝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思考	阿有高(102)
彝族地区农村经济的社会分析及发展对策	
..... 罗有亮(112)	
加强接待硬件和软件工作 为建设彝州繁荣经济服务	
..... 张庆芬(123)	
浅述彝族腊罗支系的医药	左育能(130)
南诏古都 文化旅游重镇何成	字开春(138)
打造南诏品牌	阿 春(145)
立足楚雄州实际 建设民族文化大州	李荣祥(150)
浅谈红河彝族文化发展及其现实意义	岳霞丽(163)

民族传统文化变迁与传承 王志刚(169)

毕摩文化简论 朱璐元(178)

南华彝族毕摩 李世康 罗有俊(196)

彝族毕摩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发展战略思考
..... 普学旺(208)

毕摩文化在彝族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
..... 龙保贵 师有福(218)

罗婺部的毕摩文化与经籍文学
..... 德勒杉薇 李 崑(236)

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古籍的开发和利用 张 辉(247)

彝文古籍数字化新探索 张纯德(262)

论《阿诗玛》人物形象的塑造 左玉堂(267)

彝族民间叙事长诗《阿诗玛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
..... 刘世生(292)

从《阿诗玛》看彝族撒尼妇女服饰的变迁 ... 张海英(312)

光辉的足迹 李 明(323)

试论贵州彝族民间歌谣 安文新(326)

元江彝族习俗歌探析 宋自华(342)

论彝族洪水神话 阿 西(360)

试析彝族谚语蕴含的文化内涵 钱丽云(375)

试论彝族谚语的教育功能 和晓花(384)

永宁村彝族花灯歌舞调查报告 比勒·禄阿兹(395)

现代彝族语言文化发展思考 刘剑文(405)

语言与民族 张启仁(414)

彝文字符集制作及其平台建设的设想 自文清(421)

彝族原始宗教 张仲仁(427)

云南彝族多样性图腾崇拜及其生态学意义初探

..... 戴 波(434)

《梅葛》与彝族虎、牛崇拜 杨甫旺(445)

论彝族禁忌与彝族道德规范的联系及区别

..... 白兴发(453)

彝族民间法的历史传承和现代作用 普 珍(465)

从彝族民间文学看彝族妇女地位的嬗变

..... 龙 珊 普崇安(479)

永善彝族婚姻习俗初探 肖建华 陈永发(494)

彝族尼苏人传统生育习俗及其现状浅析 ... 何琼英(503)

南华英武罗罗颇丧葬习俗 罗宗贤(525)

威宁彝乡两圣贤 卢 义(539)

岭光电及其任土司职务期间若干改革述评

..... 张建华(552)

论建水彝汉文化的融合 李春光(561)

云南彝族地区的汉长城 王 均 贾向云(571)

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

——古夷人

戈隆阿弘

中国大地上的古代居民，按汉文史籍的记载，以黄河流域的夏王国为中心。其周围是东夷西羌，南蛮北狄。说整个西南部有三个大的部落族群：即西部的氏羌族群，西南部的百濮族群，南方的百越族群。夏人自称“华夏”。往前追溯，是炎、黄两个大部落。炎黄之前就追到伏羲。说伏羲与女娲相配为夫妻。传说女娲以黄泥造人，造了许多男人和女人摆在地上，泥人便有了生命。男女相交，繁衍出人类，然后才有了中华民族。因此，伏羲、女娲，被当做中华民族的始祖。说伏羲画八卦，造书契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最初的文化。因此，伏羲被当做中国的“人文始祖”。传说伏羲是虎图腾部落。伏羲，许多史书常写作虞羲，是虎图腾的标志。女娲是东方的龙图腾部落。还有“有巢氏”“燧人氏”的传说。说当初，世界莽莽荒原，毒蛇猛兽极多，为避毒蛇猛兽，人们把住房像雀鸟一样搭建在大树上，谓之“有巢氏”。以后发明了钻木取火，又谓之“燧人氏”。自然那都是极远古时代的事了。

当今的民族学、史学、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表明，中国远

古时代，曾经有一个自称“夷”的部落族群。他们系何许人？分布地域？文化特征如何？夷与伏羲、炎黄又是怎样一种关系？本文试图就此作一探索。

一、有关“夷”的记载，及其分布

夷，按中国汉字的造字规律，从大，从弓，意为身背弓箭的人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‘夷’，东方之人也。”也就是常说的“东夷”。夷部落众多，称“九夷”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越巂郡苏析具有“尼江”，颜师古注：“尼，古夷字”，说“夷，上古余纽脂部，中古余母脂韵，读余母三等，古音归‘尼’母。”可见，“夷”，早先专指生息繁衍在中原华夏以东，今苏北、山东一带的古代民族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·正义》载：炎帝“长于姜水（渭水）”，“初都陈（今河南濮阳），又徙鲁（山东）”。由此可知，东夷，实际就是炎帝部落分支入山东的一支。“夷”并非他称，而是自称。“夷”字，汉时被用以泛指少数民族。《古汉语字典》解释：“夷，古时指少数民族，明清以后也指外国人。”

炎帝分支入山东的自称“夷”（尼），自然炎帝部落也属于夷（尼）人。黄帝，史载：“炎帝和黄帝，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”也就是说，炎黄部落，同属于古夷（尼）人族群，只是后世的汉史学家们，奉炎黄为华夏的“正朔”，不称他们为夷（尼）罢了。

郭沫若的《中国史稿》云：“颛顼、帝喾、皋陶、伯益（司马迁《史记》写作‘伯夷’），是四个最先融华夏的夷人分支。”彝族学者陈英，在其论文《彝族先民对祖国历史所作的贡献》中指出：“在三皇五帝时期，只有夷、戎、羌、狄、苗、蛮诸族，华夏尚未形成。”“应该说这四个夷人分支与戎人、羌人、狄人、苗人、蛮人的

各一部分共同融合，始称华夏。”颡顼、帝誉，按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：颡顼实为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高阳；帝誉，是黄帝的曾孙高辛。尧帝又是帝誉高辛的儿子。可见，中国上古史上的三皇五帝，都是古夷人。

无独有偶，生息繁衍在西南云贵高原的彝族，历来的自称就是“尼(夷)”：彝文古籍《彝族源流》《西南彝志》都记载，彝族先民最初有一个“尼能时代”。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代。据记载：尼能氏，最初生息在云南滇池、洱海及滇东北、包括昭通在内的广大地区。后，为了扩展生存地域，向北迁徙，进入四川盆地，建立起以成都为中心的古巴蜀国。以滇池、洱海为中心建立起的古滇国。到了春秋战国时，住古巴蜀的古夷(尼)人，因内忧外患(彝尼称“洪水”)，无以为生，祖先笃慕，率种人经宜宾过金沙江南迁回云南，落脚在东川、会泽一带的罗尼山(黑虎山)。后，笃慕部落的六个儿子(部落)武、乍、糯、恒、布、默，在罗尼山祭祖分支。武乍入滇中，糯恒入昭通，又向凉山发展，布默入黔西北，与当地的原住古夷(尼)人结合，创建起古夜郎国、古滇国等众多部落王国，从此奠定了现今彝族人的分布格局。

著名学者刘志一用古彝文破译的《夏禹书》云：“生地聂(尼)子，堕进齐春，欣尚往来。”以白话解为：“荒野聂人；到了春天，喜欢往来。”刘志一先生将“生地”释为“海岛”，前者有一定道理，后者就得打问号了。荒野与海岛，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再说，夏朝的中心在今山西、陕西，离东海之滨尚有千里之遥，当时的夏人不可能关心到东海上的居民。在人口不多的夏朝时，东海岛上有居民的可能性也极小。夏人眼中的“生地”，只会是其部落王国周围、夏人很少涉足的蛮荒之地。湖南洞庭湖畔彭头山遗址出土的族徽符号，刘志一先生用路南(石林)彝文破译为“尼”。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在《中国文明源头

新探》中,通过彝族“十月太阳历”创制与发展轨迹,将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的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,用“十月太阳历”的文化内涵,破解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难解之谜。其思路是从伏羲开始的。他多方考证,从伏羲崇“虎图腾”“葫芦崇拜”“阴阳八卦”等文化特点,认定伏羲是彝族先民的一支。彝族自称“尼(夷)”,伏羲部落自然也是尼(夷)人,与炎黄的夷(尼)人族属相吻合。

《帝王世纪》《盐铁论·国疾》等许多书籍都说:“禹出西羌,文王生北夷。”西羌,是因羌人在中原之西,其部落也众多,分属于多少民族无法定论,其中就包含了今彝族的先民尼(夷)部落,伏羲部落就是其中之一。史载:禹的出生地在今四川汶山郡广柔县的石纽,那里世代都是彝族先民古夷(尼)人的生息地域,当然禹也属古夷人。《集解》引皇甫谧云:“孟子称禹生于石纽,西夷人也。”夷(尼)在彝语中为黑色,意为崇尚黑色的人。史载,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也崇尚黑色,可见秦始皇要追其族属也属于夷(尼)人。由引可知,夷(尼)人在先秦时代,在中原地区分布很广。东夷属夷(尼)人,长江流域的洞庭湖畔有夷(尼)人,伏羲、炎黄属夷(尼)人。连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夏禹,创建延续八百年江山的周朝第一个国王周文王,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都属于夷(尼)人。他们与世居云南、四川金沙江两岸的夷(彝)族人,在血缘文化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据《彝族源流》《西南彝志》记载:尼能时代,夷(彝)族先民曾经作过多次大分支,其中有些就迁徙到了“宇宙的东方”。远古时代迁入巴蜀盆地的古夷(尼)人,凭据那里肥沃的土地,发展很快,人口众多,文化也相当发展。万年前,在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的世界性“大洪水”时,巴蜀盆地洪水横流,无以为生,又

被迫分支向四面迁徙,沿长江往东迁入湖南、湖北等地。从湖南彭头山遗址中出土的族徽符号 (尼),依稀可见其踪迹。往北迁入甘南,后趁洪水后中原人口空虚,从甘南进入中原的,是伏羲部落。汉史书载“伏羲生于成纪(今甘南天水)”就是证明。以畜牧为业往川西北迁入康青藏高原的,是后来被汉史书称为“西羌”的“尔梅、尔玛”诸部落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载云:“伯夷父生西岳,西岳生先龙,先龙是始生氏羌,氏羌乞姓。”这也就是氏羌是古夷分支的有力佐证。后来,羌人中的一些部落,如“博”“兑巴”“藏巴”“康巴”等,逐渐演化为藏族。今彝羌文化有许多相同相似的东西,许多史家不了解彝、羌的分支历史,就把彝族支系说成是“氏羌后裔”,实际是本末倒置。

自称夷(尼)的彝族,是个历史极悠久的民族,其历法“十月兽历”“十月太阳历”“刻划文字”等都可以追溯到万年以前。今生息于西南的白、纳西、哈尼、土家、傈僳、拉祜等,在语言上都归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,原因是这些民族的语言、语词、语法结构都与彝语相似。说明这些民族与彝族同源共祖,是一个祖先族群在远古历史上逐渐分支走向独立的,因此,他们也都是西南远古时代的夷“尼”人的后裔。

从上述的种种史料可见,中国远古时代的夷(尼)人,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部落族群,其生息的区域,从西部、西南部往中原地区延伸直到东海之滨,可谓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大族群。只是这个大族群,当时比较分散,还未形成一股有统一组织和领导的势力,部落各自为政。以后,各自在自己生息的地域逐渐形成独立的民族群体,加之文字的创造与发展、成熟滞后,数千年后人们追溯他们,古籍之中只有一些不成体系的零星记载。可幸今天的民族学大大发展,我们凭据古籍中一星半点的记载,结合古代语言的存留,结合地下出土的文物,还可依稀窥见其生存发展

的大致面貌。

二、古夷族群的文化特征

古夷(尼)人既然是一个同源共祖的大族群,在血缘、经济、文化上,必然有许多密不可分的联系。斯大林划分民族有四个要素,一是共同地域;二是共同经济;三是共同的文化;四是由共同经济文化造就的共同的心理素质。四个要素,古夷族群全都具备。虽然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发展,形成了许多不同语言、文化(包括服饰、习俗)的独立民族。这些民族,我们不妨将他们称为古夷系民族。这些古夷系民族,现在所处地域不同,都已有了各自不同的文化,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,有的比较先进,有的还相当落后,但追溯其古文化,都可以发现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特征:

(一)信奉多神崇拜与祖先崇拜

在悠远的古夷(尼)人时代,还无所谓科学,人们理解不了为何日月东升西落?雨雪风霜,四季转换?草木兴衰枯荣?他们以人类的情形猜度自然,人类有家支、部落、部落联盟、俄姆(君王),认为自然界亦有看不见的神灵主宰着它们。天地万物都各有自己的神,还有统管一切事物的大天神。这些神灵也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,喜怒哀乐。人世间要达到畜牧农耕万事如意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无病无灾、人丁兴旺,就要敬献神灵。理解不了人为何生老病死、做梦?便认定人也有主宰,此主宰被谓之“鬼魂”。人有善恶之分,鬼魂如是。善鬼护人,恶鬼害人。做梦,认为是灵魂出游。生病乃至死亡,认为是灵魂游离人体,或为恶鬼所害。要健康,就要叫魂,要驱除恶鬼,要求助祖先的灵魂护祐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多神崇拜、祖先崇拜活动也就应

运而生。

彝族,是一个较完整地继承了古夷(尼)人文化传统的民族。在彝族人中,多神崇拜、祖先崇拜极典型,各种祭祀、献鬼驱鬼形式名目繁多。有史料表明:远古尼能氏的母系时代就已经产生出祭司、梭哉(巫师)一类神职人员。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表明: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中,都有各种形式的多神崇拜、祖先崇拜,可见,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,是古夷族群文化的一大特色。现谓之“原始宗教”。在西方,多神崇拜在中世纪就已消失,出现了“天主教”“基督教”等现代宗教,西亚的阿拉伯世界出现了“伊斯兰教”,印度有“佛教”,中国从老子开始倡导“道教”,唐时又传人“佛教”。1840年鸦片战争,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数千年的中国大门。西方人为了宣传他们的价值观,许多传教士也随之涌入,在中国百姓中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,但收效甚微。中国人,特别是古夷系民族,绝大多数奉行的仍然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。信奉的神大多基本一致。如彝族人崇拜天神策格兹,有管东南西北四方的天神奴母兹、能母兹、图母兹、尼母兹。汉族人崇拜玉皇大帝、四大天王。两族相较,如出一辙,只是名称有些不同。其他古夷系民族崇拜的天神也大体一致。彝人崇拜水神——龙。其他各族也如是。其他如山神、树神、石神等崇拜,或多或少,在古夷系民族中都存在。祖先崇拜在古夷系民族也都盛行,如彝族人崇拜“独阿姆”(母系首领)、“阿卜笃慕”(六祖之父),汉族人崇拜“炎黄”,开口便是“炎黄子孙”。陕西桥山的黄帝陵,年年有人去祭拜,港澳台同胞,海外侨胞,来祭拜者,络绎不绝,甚至连国家领导也不例外。楚,现大多融合于汉族,据楚文化研究的许多书籍、文章介绍,当年的楚人,原始宗教极盛行,而且其祭祖内容、习俗与今彝族极相似。

(二)崇拜虎龙

虎，是兽中之王，其捕猎时的勇猛果敢，让人望尘莫及；龙，是一种虚幻之物，来无影去无踪，能升天入地，在古夷系民族的心目中，是主水的神，有水必有龙。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前，从皇帝到平民，都没有人不笃信它的存在。彝族人崇拜虎龙，以虎龙为图腾，自称“罗倮”。彝语罗为虎倮为龙，意为虎龙图腾的人。在远古渔猎的母系时代就已产生。虎是彝人的原生图腾。龙崇拜起源于哀牢夷的“九隆神话”，是古夷社会从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时的产物。虎龙崇拜，至今在古夷系民族中盛行不衰，成了古夷及其后裔的一大文化特征。在古夷系民族生息繁衍之地，地下出土的文物和雕有虎龙的文物累有发现。如古滇国地域出的文物中有虎蛇（龙）。四川广汉“三星堆”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，虎龙形雕塑、雕刻，也随处可见。河南濮阳，炎帝的都城，就出土了一座虎龙墓。在墓主人的骨骸两边，用贝壳各摆了一只虎一条龙。闻一多先生研究中国龙，说：牛头、鹿角、虎掌、凤爪、鱼鳞，是中华民族多图腾融合的象征。见解独到，很被人推崇。西水坡虎龙墓一出土，才真相大白，它不过是古夷人虎龙崇拜的产物。距今六千年前，还无所谓中华民族，哪来的图腾融合？有人从中国的堪輿学、星象学中的“左青龙右白虎”作解释，显然也是牵强而已。从今传的彝族古文化可得知，古夷人崇虎龙之外，有“尊左，以左为大”的习俗，虎龙墓的虎，正好就摆在墓主的左边，龙摆右边，显然，它体现的“尊左”习俗。虎是原生图腾，自然为大。彝族自称“罗倮”，虎也摆在前头。有人说伏羲崇虎，女娲崇龙，龙是东夷人的象征，也不过是猜测罢了。似乎“东夷”生息于东海边，就该崇龙。实际上，东夷是炎帝的分支，炎帝崇虎龙，东夷人自然也是虎龙并崇的。

虎龙崇拜在中原古夷区，经过夏、商、周的演变。历代王者

都以“真龙天子”自居,这样,龙的地位上升。甚至有“独尊龙”的趋势,对后世影响很大,于是有了“龙的故乡”“龙的传人”之说。虎,地位下降,只是在军中在民间被人推崇。而在西南的彝语支各族中,虎仍是第一位的。羌人崇虎,彝族、哈尼族等崇黑虎,土家族、白族崇白虎。在学者中知名度很高。无论怎样,古夷的虎龙崇拜,世代沿袭,龙腾虎跃,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力量的象征。

(三) 创造有刻划文字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了许多远古时代的陶符,如距今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、丁公村遗址陶符。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、河南贾湖遗址、陕西姜寨遗址、甘肃大地湾与马厂遗址陶符、八九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陶符等等,几十年无人能破译,只好称其为“原始人的刻划符号”。自20世纪80年代末,彝族老作家李乔与彝族毕摩李八一昆合作,用彝文破译出西安半坡遗址的二十多个陶符,见诸《人民日报》报道,上述几十年无法破译的陶符,相继被专家学者用彝文作出破译。不断传出的消息,令许多人感到莫大困惑: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文字,为何能破译远在数千里之外中原的陶符?确乎是“天方夜谭”。有人猜测:彝族原在中原,是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,被逐步排挤到西南的。无独有偶,在彝族世居的彝区云南呈贡金宝山,距今12000前~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,也出土了三个陶符,用彝文破译是“么夺织”,是彝族竹崇拜祭祀的遗物。在古夜郎地、巴蜀盆地也出土了类似陶符。这一来,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:中国文明的源头,是否真如刘尧汉著《中国文明源头新探》所说,源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?用古夷(尼)人发展、迁徙的观点看,自然是肯定的。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,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,也是中国古文化的

发源地。出土的,从3~5万年前到1500万年前,可以排成系统的古人类化石可以作证。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前~10000年前的刻划式彝文和具有万年以上历史和“十月历”也可以作证。中原传说的“伏羲画八卦,造书契”,实际是伏羲把古夷初创的刻划文字、八卦带到中原的一段远古历史。甘肃大地湾、马厂,陕西姜寨、半坡,河南贾湖,山东大汶口、丁公村出土的陶符,实际就是伏羲带去的远古时代刻划文字。那都是一些初创时期的文字,很不成熟,还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。到了商代,刻划文发展成甲骨文,秦时发展成金石刻文、钟鼎文,才逐渐成熟。后又出现大篆、小篆、楷书、行书,字形字义,结构和书写方法都与初创的刻划文字大相径庭。而彝文不同,彝族地处云贵高原,经济发展缓慢,文字发展也缓慢。加之彝族人把文字“神化”,只由毕摩掌握,师徒传承,虽有发展,但字形笔划,更多地保留了初创时期的形状,用它破译伏羲时代的刻划文字,自然就容易多了。

我们说彝汉文同源,这个源,就是古夷(尼)的刻划文字。

(四)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历法——“十月历”

历法,是人类畜牧农耕的产物。畜牧农耕要准确把握地球一年中的四季变化,以保证适时栽种,达到丰产丰收的目的。古夷(尼)人通过观察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的高低确定大暑大寒两个季节,弄清了寒热转换的规律。周期是365日。在此基础上,先制定出“十八月历”。后又制定出以虎、水獭、鳄、蟒、穿山甲、麂、岩羊、猿、豹、四脚蛇十兽纪日的“十月兽历”。十种兽中,没有一种是人饲养的,都是人类在长期渔猎活动中认识的。仅此一点就可证明,此历法是畜牧农耕初期的历法,时间当在万年以前。后在“十月兽历”是基础上,又制定出积各历法之大成,以十二生肖纪日的“十月太阴历”。此历法被伏羲部落带到

了中原,对华夏文明的创建起到奠基作用。据说,三皇五帝时的“颛顼历”,夏朝的历法“夏小正”都是在古夷(彝)“十月太阳历”影响下制定的历法。到了商周以后,才有了“阴历”(农历),但十二生肖纪日,却沿袭下来,只是把古夷(彝)的“黑”(雀鸟)改成“鼠”,“毫”(绵羊)改为“山羊”。

在羌族中,古夷(尼)“十月历”的影响也显而易见,如“以十月为岁首”,也过“六月二十四”,只是活动名称改成了“庙会”,但活动的内容与今彝族基本一致。在云南的古夷(尼)后裔彝语支各族中,大部都过“十月年”和“六月二十四火把节”。只是有的地区,把“十月年”与阴历的春节连着过,习称腊月二十四“过小年”。

(五)有独特的以阴阳五行、八卦为基础的未来预测学

阴阳(雌雄)观,在古夷(尼)中产生的年代很早,“十月历”就分阳年(1~5月)和阴年(6~10月),十月又以五行分:水公水母、火公火母、木公木母、土公土母、铜公铜母。铜(金)排在最后一位,是五类自然元素中,铜是后发现的。八卦,起源渔猎时代的八方观念。

生活在远古茫茫荒原上的古夷(尼)人,处处充满了危险,付出了数不清的血的代价。他们渴望能预知未来的凶吉祸福。于是,占卜术应运而生。他们坚信万物有灵,以占卜求神灵预示凶吉。毕摩们,通过对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相克相生的生克制化规律的认识,将五行与时间、方位等相对应,创造出一种自认为很“科学”的占卜方法,这就是最初的八卦。今彝区各地毕摩的许多经书中,仍保存原始的八卦图形。最初的一代伏羲,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大毕摩。精通刻划文字和八卦,同时又是部落首领,不然就不会有“伏羲画八卦,造书契”传言于世了。

进入中原的古夷(尼)人,凭着中原肥沃的土地,经济文化